

14

近来陆家嘴成为热门打卡点,沿浦东花园石桥路一路走去,游人争相寻找一位貌美如花的女交警,一旦遇见,驻足、打量、拍摄,甚而攀谈,时而一阵躁动,此有“抖音”为证。

白皙瓜子脸盘泛着桃花般红晕,纤巧双眉下一双清澈明眸忽闪忽闪,她的微笑在皓齿的衬托下格外疏朗,清溪般的话音让人须臾回归平静。当身着墨绿相间的骑行服,矫健行走于她独特的“舞台”——马路那一刻,陡然

警花之美

戴民

唤醒和触动了围观者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象:玉一般清纯而质朴,花一样雍容且妩媚,最终,围观者在一声“英姿飒爽”赞叹中,酣畅而归。她就是陆家嘴地区东方明珠女警中队长黄莉洁。那日采访她,恍若置身葱茏深山,满满吸足一口负氧离子,大凡忘却了都市喧嚣尘烟。

与特意打卡去打量警花的人们不同,我想挖掘警花黄莉洁身上打动人的究竟是什么?反过来说,不再由外而内,而是由内而外,直接从根子上探测人们对“警花”由衷喜爱的心理反应的来源,并由此



1981年新年,春节刚过,工人游泳队就恢复了正常训练,师兄熊伟又在鼓励新队员参加拳击训练了。

熊伟1951年生,主项蝶泳,15岁结束运动员生涯。上世纪70年代后期,民间可以开展拳击运动,熊伟爱上拳击,自己组队训练参赛,在上海市“精武杯”拳击比赛中夺冠。当时没有全国比赛,只有几个省市联手举办的赛事,熊伟取得的好成绩,引起了拳坛关注。

游泳运动员身体强壮协调性好,只要队伍来新人,熊伟就想加入拳击队的后备力量。当时我是工人文化宫舞蹈团的首席,排练演出多,还参加游泳队训练,分身乏术,但拳击运动刺激,让我热血沸腾。我犹豫难决断。熊伟不动声色,每周一三五晚上9时半,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游泳池训练结束,我们结伴去对面的游乐场喝麦乳精吃蛋糕甜点。他还常邀请我看拳击训练和比赛,参加拳击队聚会。

那天闲聊,说起拳击,熊伟说:“阿棠,别看你胆子大,真要动手,小王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”结果果然如此。那的一瞬间我情绪爆发。之后的每天17时至19时,我都去长乐路335号训练拳击。那是熊伟居住的老洋房,偌大的花园场地平整。熊伟主抓老队员实战演练。三届冠军章卫国、吴忠耀、宋黎明和两届冠军张文龙、李学海、曹亚雄帮助新队员训练,指导打手靶、腰腿手臂联动发力出拳、拳步闪躲组合等基础技术,不厌其烦地示范动作要领。训练初期三四个月,我月月受伤,老妈心疼我,女朋友也唠叨,而我原本担心的舞蹈团王阿姨老师,出乎意料地眼开眼闭装糊涂,默许我在“五一”前排练新节目期间,随心打拳击。善解人意的态度,让我温暖且惬意。

熊伟第一次让我与冠军师兄练习实战时,我心潮澎湃,满脸发烫。那是对我努力训练的认可和奖励。其他新队员进步更大。黄麒麟、鲁树宝、大头在1984年“精武杯第四届比赛”中,获得54公斤级、67公斤级和70公斤级亚军。熊星获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63.5公斤级冠军。丁伟民、周明华、倪泓宇、郑伟等警察师弟的拳击特长成为除暴安良的利器。小师弟李昕,在23路电车上路见不平。

纵观上海百年现代拳击史,那些阿姨爷叔说得好,上海的拳击运动员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后来游泳队师弟小王透露,那场比赛有人伤我自尊的拳击练习赛,是熊伟煞费苦心导演的双簧,只为让我上拳击台,我闻之哈哈一笑,毫无怨言。拳击强调坚韧、毅力、纪律和自我超越,是一项勇敢者的运动。

拳击运动让我坚强,让我自信,并让我享受别样的精彩人生!

健康

建立新的视角,不仅满足于感官之美,从而完成一种美的心灵契合。

都说警察是高危职业,尤其交警,栉风沐雨,酷暑严寒已然不在话下,整日挺身站立,振臂举手,引导来往车辆的车辆行花般红晕,纤巧双眉下一双清澈明眸忽闪忽闪,她的微笑在皓齿的衬托下格外疏朗,清溪般的话音让人须臾回归平静。当身着墨绿相间的骑行服,矫健行走于她独特的“舞台”——马路那一刻,陡然唤醒和触动了围观者心灵深处的审美意象:玉一般清纯而质朴,花一样雍容且妩媚,最终,围观者在一声“英姿飒爽”赞叹中,酣畅而归。她就是陆家嘴地区东方明珠女警中队长黄莉洁。那日采访她,恍若置身葱茏深山,满满吸足一口负氧离子,大凡忘却了都市喧嚣尘烟。

与特意打卡去打量警花的人们不同,我想挖掘警花黄莉洁身上打动人的究竟是什么?反过来说,不再由外而内,而是由内而外,直接从根子上探测人们对“警花”由衷喜爱的心理反应的来源,并由此

七夕会

1981年新年,春节刚过,工人游泳队就恢复了正常训练,师兄熊伟又在鼓励新队员参加拳击训练了。熊伟1951年生,主项蝶泳,15岁结束运动员生涯。上世纪70年代后期,民间可以开展拳击运动,熊伟爱上拳击,自己组队训练参赛,在上海市“精武杯”拳击比赛中夺冠。当时没有全国比赛,只有几个省市联手举办的赛事,熊伟取得的好成绩,引起了拳坛关注。游泳运动员身体强壮协调性好,只要队伍来新人,熊伟就想加入拳击队的后备力量。当时我是工人文化宫舞蹈团的首席,排练演出多,还参加游泳队训练,分身乏术,但拳击运动刺激,让我热血沸腾。我犹豫难决断。熊伟不动声色,每周一三五晚上9时半,在南京西路江宁路口的游泳池训练结束,我们结伴去对面的游乐场喝麦乳精吃蛋糕甜点。他还常邀请我看拳击训练和比赛,参加拳击队聚会。那天闲聊,说起拳击,熊伟说:“阿棠,别看你胆子大,真要动手,小王不会把你放在眼里。”结果果然如此。那的一瞬间我情绪爆发。之后的每天17时至19时,我都去长乐路335号训练拳击。那是熊伟居住的老洋房,偌大的花园场地平整。熊伟主抓老队员实战演练。三届冠军章卫国、吴忠耀、宋黎明和两届冠军张文龙、李学海、曹亚雄帮助新队员训练,指导打手靶、腰腿手臂联动发力出拳、拳步闪躲组合等基础技术,不厌其烦地示范动作要领。训练初期三四个月,我月月受伤,老妈心疼我,女朋友也唠叨,而我原本担心的舞蹈团王阿姨老师,出乎意料地眼开眼闭装糊涂,默许我在“五一”前排练新节目期间,随心打拳击。善解人意的态度,让我温暖且惬意。

熊伟第一次让我与冠军师兄练习实战时,我心潮澎湃,满脸发烫。那是对我努力训练的认可和奖励。其他新队员进步更大。黄麒麟、鲁树宝、大头在1984年“精武杯第四届比赛”中,获得54公斤级、67公斤级和70公斤级亚军。熊星获上海市大学生运动会63.5公斤级冠军。丁伟民、周明华、倪泓宇、郑伟等警察师弟的拳击特长成为除暴安良的利器。小师弟李昕,在23路电车上路见不平。

纵观上海百年现代拳击史,那些阿姨爷叔说得好,上海的拳击运动员确实令人刮目相看。后来游泳队师弟小王透露,那场比赛有人伤我自尊的拳击练习赛,是熊伟煞费苦心导演

其实,黄莉洁日常执勤还是很严格的,遇有故意违规违法行为并不姑息。挨罚的岂甘罢休?有一回,一快递小哥闯禁令遭罚,他对着警花发飙,用头盔砸自己电动车,对此黄莉洁依然面带微笑,一番柔声细语疏导,小哥终于羞愧低头认罪。黄莉洁说:“面带微笑不是示弱,严格执法也不是逞强。”我想,警花的微笑呈现出一种智慧,它发乎内心,真诚而友善。

那日,“抖音”视频中,有行人问黄莉洁,同样红火的杭州女交警与上海女交警有何不同?黄莉洁答得漂亮:“一样啊,都是为民服务呀!”在黄莉洁眼里,交警管理是一厢情愿,只有所有人将依附、责任、信念与投入作为纽带连接起来,且足够强大时,才会让人们自觉遵守法规,途径便是服务市民,引导大家潜移默化去习得,所以挂在她嘴上的不是“指挥交通”,而是“引导示范”。她的服务引导给人以明白的提示。陆家嘴地区金融商贸大楼云集,道路复杂多变,游客大多不明就里,黄莉洁一大半工夫花在引导行人车辆上,人们在接受她服务同时,感受到这秩序井然。这样的警花不仅颜值高,还具备超高的情商。

与黄莉洁交谈,发觉她谈吐沉稳,探讨问题时娓娓道来,想问题时读了不少书,对事物的认识呈现丰富的价值观,但在终极选择上,她有自己坚守的。和她一样,队里一众靓丽女警,大都是独生子女,生活中或许有独来独往的习惯,但在重大事件面前,她们照样能够融入社会,在任何一个个不起眼的岗位上,都能兢兢业业。作为一名老警察,我为这样的新生代倍感欣慰。

浦东警方通过

戏曲《铡美案》家喻户晓,陈世美是个负心汉,成了千古定论,但历史上其人不是。陈世美原型即陈年谷(1625—1690年),字凤之,号熟美,湖广均州人,父亲陈一奇,诗书人家。陈年谷少年时家境落魄,他寒窗苦读,26岁考中举人。同乡人胡梦蝶为人慷慨而豪爽,二人便结伴赴京赶考,陈年谷因家贫而凑不足路费,胡梦蝶、仇梦麟带头捐款,资助陈年谷。一路上的住宿吃饭,也由胡梦蝶请客,三人义结金兰。

陈年谷后高中进士,而胡梦蝶、仇梦麟几位同乡却名落孙山,快快返乡。陈年谷为人耿直,办事干练,整顿治安。据《均州志·进士篇》记载,陈年谷在饶阳任知县时,发生一起意外雷击案,饶阳商人李某死于家中,据其妻王氏称,丈夫被雷电击中身亡。陈年谷实地调查,发现王氏虽披麻戴孝,脸无悲伤之情,却有惊恐之色。并获悉王氏为李某续弦,两人相差30岁。再经踏访邻居,李某出外经商,王氏与当地一混混张某交往密切。

几十年前,老家与大海的直线距离只有一千多米,很近。夏日的傍晚,庄稼地里的父亲回来了,他匆匆扒口饭,就合着大海涨潮落潮的时间,带着我出门,踏过田埂,不到半个小时,父子俩跨过了那高高的护塘,向着潮水赶去。大海里有无数的鱼虾,父亲撒网又收网,我忙着在网底收鱼,两三个小时过去了,我们抓到了许多小鱼小虾,父亲说,我们回家。

回家,总是很开心,但此刻的大海,天空黑暗如漆,周围没有半点亮光。我问父亲,我们家在哪里啊?我们往哪儿走啊?父亲说,捉鱼捉傻了,家在海边村,你看天空亮的地方,朝那里走就对。我抬起脖子,先看头顶的天空,除了几颗星星,四周都是暗黑的空洞,像被什么罩着的,没有一丝是白亮的。父亲抬起胳膊,大手朝一个方向指去:“这里,你仔细看,是不是稍微亮点。”

“抖音”展示黄莉洁形象,将警花日常执勤状态向社会发布,视频中的警花素面朝,非常自然,赢得公众的认可与喜欢。黄莉洁形象的走红无疑是一种鞭策,我深信不疑,警察可以从中获得更多启示,换种思路,将冷冰冰的执法行为转变为更加令人欣赏的执法艺术,从而赢得人们内心的折服。

如此,可以说与其人们迷恋警花的形象,莫如是迷恋自身,因为当你有一双崇尚美的眼睛,你内心一定也是美的。警花之美,美美与共。



乐自在 王文明作

经查,两人买来火药和硫磺假借雷击,炸死了李某,陈年谷果断判两人死刑。陈年谷在饶阳任期结束,吏部考核成绩优秀,返京后,升为刑部郎中。两年后,陈年谷任陕西西安乡试主考官。陈年谷后获康熙赏识,连升几级,升为贵州布政使司参政(即今之副省长)。他在贵州任职期间,平定苗民骚乱,严格实行苗民与汉民公平纳税政策。后升任户部侍郎(二品),主管盐政。

陈年谷荣升的消息传到故乡,其同乡学子纷纷来拜访,胡梦蝶、仇梦麟亦来看望陈年谷,陈年谷设宴款待。席间,胡梦蝶流露出想做官之念,并委婉提及他当年资助陈年谷上京赶考。陈年谷虽言辞中感激再三,但仍鼓励胡梦蝶要凭自己能力谋取官位,临别送了胡梦蝶与仇梦麟各一百两银子,三人不欢而散。胡梦蝶、仇梦麟返乡途中,途经南阳,当地戏班子正上演《琵琶

护塘北面的灯光

高明昌

那是什么地方?父亲说,护塘的北面。护塘的北面就是老家的村庄。我仔细看看天空,看了许久,慢慢发现,那一片的天空确实稍微有点光亮,虽然有点黄,有点淡,有点微弱,但总是与其他地方有点两样。父亲说,我们朝那个地方走就可以了。有了方向,有了目标,总会有盼头,我的脚下也生出了许多力气。但走了许久,我始终没看见护塘,我叹了口气。父亲说:一直走,总归会看见护塘的。父亲的说法完全正确。半个小时后,我们慢慢爬上了护塘。

护塘的里面是村庄,村庄一片平静,好像沉睡了一般,但许多人家的灯光还亮着,有的是从里屋的窗

大哥没上过学,原因当然是家里太穷,而他又是长子,需要早早地给父母做帮手。我清晰地记得几个时间段:七岁,大哥开始烧饭、喂猪、放牛;十岁,下地割稻;十五岁,挑着一担湿漉漉的稻谷在田埂上踉踉跄跄,像负轭的小牯牛一样重重喘气。我高中补习,大哥每天半夜用电炉煮两条鲫鱼给我做夜宵,我后来只考了个大专,大哥有些失望:“我要是念书,考北大、清华不就像这样?”边说边做了个撒渔网的动作。

大哥说话一直有些水分,但他的脑瓜子确实比我和弟弟灵光。他很小的时候就会做鞭炮;跟在豆腐店的人家后面看一天,自己就开了豆腐坊。他最擅长的是捉鱼,自己买来尼龙线织渔网,家里来客人,他就背着渔网出去,把小时回来,鱼篓子就满满当当,更神奇的是,村里年底抽干鱼塘,鱼“没了”,捉鱼的人都散了,大哥走过去,下到塘底,手脚划拉,一条条藏身淤泥的乌鱼、鲫鱼、甲鱼、黄鳝纷纷现身,有人羡慕嫉妒恨,大哥扬起手,两条乌鱼“啪”地扔过去,“给你。”他家院子的水池里总是挤满乌鱼、鲫鱼,有人伸头往里看,大哥就说:“想要就自己捞,想拿多少拿多少。”

周围村子有很多杂树,挡手绊脚的,一些树长得太高,遮了阳光,还有倒伏危险,大哥瞅准时机,和两个北方人结伴帮人家锯树。主人家看着这三个一身蛮力的男人不太放心:“真会锯树?大树要是砸到我家房顶,你们可赔不起。”大哥说:“我们这点本事没有,还怎么混?我让它往哪边倒,它就往哪边倒,偏一米,一分钱不收。”有的树特别高,他就用绳子系住一个秤砣,往树梢上抛,套住树干,然后一人锯树,另两人牵着绳子往空地上拽。有一次,一个搭档忙着接电话,一松手,那棵树没按照大哥“指定”的方位倒,大哥又气又羞愧,对那家主人说:“不收你们家钱了。”这是大哥的“滑铁卢”,此后再也不好意思去那个村子接业务了。

记》,讲元代书生蔡伯喈辞别妻子,赴京应试,高中状元,被牛丞相看中,被迫成了相爷女婿,伯喈家乡连遭大旱,父母双亡,妻子赵五娘只得怀抱琵琶沿街卖唱。

陈年谷之冤

米舒

胡梦蝶、仇梦麟两人计从心来,这忘恩负义之事岂可以搬到陈年谷身上,于是将情节加以改造,陈年谷号熟美,戏中的主角蔡伯喈变成陈世美,赵五娘改成陈年谷妻子秦馨莲,即戏中人物秦香莲。这个《新琵琶记》又名《秦香莲抱琵琶》,演出后大受欢迎。戏演到陈世美抛弃秦香莲,便有观众上台揪打负心郎,戏班主吴有仁急中生智,便把《陈州放粮》的公编入戏中,让他用龙头铡斩了陈世美,于是改名《铡美案》。清代的陈年谷穿越到了北宋舞台,这是陈年谷始料不及的。陈年谷虽仕途顺达,但当他知晓自己被同乡结义兄弟改编成忘恩负义的小人,《铡美案》正是影射

户里透出来的,有的在场地口子上。它们一起照亮农家,照亮农家的天空。我想象此刻该有不少农人就着灯光在喝茶,在聊明天的农事活儿,在等待我和父亲一样的人。

我回家了,进得场地,母亲欢天喜地,从父亲手里接过鱼虾,满脸笑意地表扬我。我看见场地上的八仙桌还没有搬进里屋,八仙桌的上面,有一盏高高挂起的灯泡,电线是从里屋爬出来的。我问母亲,这么晚了,为什么不把电灯搬进里屋去?母亲说,还早着呢。我问为什么?母亲说,万一还有人还在海里呢?我一惊,然后慢慢感知:海边村的家家户户的灯光,原来是一半照耀家里,另一半照耀海里。可我感觉夸张,这微弱的灯光能照射到海里?母亲说,能,又不是我们家一盏灯啊。

后来的日子,我们经常看见把灯光照给别人的许多人,许多事。

有个搭档要给儿子娶媳妇,向大哥借三万块钱,大嫂不太情愿:“你只晓得那个人是北方的,他在哪个省哪个县哪个村你都不晓得,怎么就把钱借给人家?”大哥说:“人家真是困难呢!他要没钱还,我就送给他。”三万块钱至今有没有还给大哥,我没问过,要是没还,我问了又有啥用。前年过年我回老家,母亲说,你大哥真的没钱了,跑来找我拿钱,我给了他两千块。母亲的眼睛红红的,她是真的心疼这个苦了大半生的大儿子。

大哥去年开始养龙虾,亏了好几万。今年不需要买龙虾苗,成本降低不少,原以为可以赚点钱,没想到龙虾品种不对路,个头不大,外壳还特别硬,别人的大头龙虾卖十来块一斤,他的“铁壳”龙虾只能卖四五块。妹婿心疼他,帮他跟别人要价,大哥站在旁边一副“帮倒忙”的口气:“我的龙虾小,壳又硬,三轮车都轧不死,能值四五块就不错了。”

大嫂常年在上海帮大儿子带孩子,大哥平时都是一个人在家,去年下半年,小孙子出生,大儿子在外地出差,大嫂忙于在医院照顾大媳妇,大哥被召唤到上海帮助接送大孙子。大哥从没出过远门,我担心他在大上海怎么坐车找到学校,大哥说:“你真当我是瘸子?我会把辰辰送丢了。”

据说大哥负责接送的那几天,辰辰是全校最风光的娃,其他家长都是开车或骑车接送孩子,只有我大哥一路步行,每天早晨把小孙子扛在肩膀上送到学校门口,下午放学时,他的大头孙子从学校扑出来,他一扬手,就把他提到厚实的肩膀上,上海的街道上于是出现这样一幕:一位农民模样的老男人肩膀上坐着一个背着书包的小男孩,小男孩双手抱着老男人的头,爷孙俩的身子在车水马龙中晃悠悠,晃悠悠,旁人纷纷笑着看这一老一小,大哥说:“这有什么好笑的?我们就喜欢把小孙子扛在肩上。”

自己时,心中气愤而委屈,自己既没逼杀妻子,又没被招为驸马。于是就把戏班子告到了刑部,刑部下文禁止该剧在均州演出。但这个戏影响实在太太大,不少城市仍盛演《铡美案》。康熙二十三年,59岁的陈年谷携妻秦馨莲告老还乡,夫妻俩暗生闷气:小人实在得罪不起,陈年谷卒于65岁。至光绪年间,陈年谷的八世孙陈号召集许多亲朋好友,拿了刑部公文,砸了戏台,把《铡美案》中的演员打个落花流水。“北街不唱陈世美,秦家楼不唱秦香莲”,也成了均州家喻户晓的典故。

另有一说,明朝万历年间,钱塘散人安遇时编了一本《包公案百家公案》,书内有《秦氏还魂配世美》记载,讲陈世美抛弃妻妾之故事,因公案小说没搬上舞台上演,流传不广,影响也不大。书中其妻秦氏,名非香莲。秦氏之子瑛哥告准御状,陈世美被发配辽东。这两个传说,孰真孰假,各有版本存疑。



壶中书影